

晉書卷八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

學姓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
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
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
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
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
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
索僊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
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
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
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

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

嗣瓘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
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
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
爲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
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
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
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
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
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
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

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立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立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立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

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
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
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
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
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奔葉載德囊括關
西化被岷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
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
匡時難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
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
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
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
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
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
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
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
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
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
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
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
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
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
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
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立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立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跼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遜贊成其議立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

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涖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已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

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

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
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
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
讎夕委心膺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
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立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
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立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
禿髮僞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
和好立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立盛親率騎二萬畧地
至於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

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立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
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
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
十餘戶郭鑒之寇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
昌者數千戶及立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
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
置威武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
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
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

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虿充衢
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
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
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
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成
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
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
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
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
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

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立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立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立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立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立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立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立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